

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代际赡养行为的影响^{*}

吴华安¹, 董一铮²

(1. 重庆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重庆 404100; 2. 重庆工商大学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 重庆 404100)

[摘 要] 研究早期家庭流动对我国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对认识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功能变化的逻辑有重大意义。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来考察童年时期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成年后代际赡养行为的影响, 发现父母外出务工的经历会给予子女在成年以后在时间、经济、情感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偿”, 其中时间投入的补偿效果最好。从机制上来说, 孝道观念、心理资本对于情感、时间两个方面的调节作用都很明显。本文为认识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揭示了早期分离经历通过价值观与非认知能力塑造家庭行为的内在路径。

[关键词] 父母外出务工; 代际赡养; 补偿效应; 农村家庭

[中图分类号] D669.6; C913.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6) 04-0101-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6.04.010

一、引言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城”, 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第一次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开始, 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开端。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当时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了 1.2 亿, 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群体规模初步估计接近 2 000 万人。这一时期形成起来的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 现在也渐渐步入了成年的行列。作为早期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形成的特殊群体, 在代际传承的关键节点上所表现出来的赡养行为, 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同时国家对流动人口家庭发展也由宏观的关注转变为全生命周期的支持, 从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健全农村“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作出顶层设计, 到 2024 年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对随迁子女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制度重申, 再到 202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对提出强化家庭养老基础地位的战略强调, 都体现出流动社会中重新构建农村家庭养老支持体系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 研究童年时期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成年后代际赡养行为的影响, 既关系到流动家庭的长期发展, 也利于加深对社会转型期家庭功能变化的认识。

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子代产生影响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父母早期缺位给农村留守儿童带来心理健康、学业成绩和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负面影响,^①而对成年子女代际赡养行为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个体资源、家庭资源和制度环境等方面来识别其驱动因素^②。但是以上两种研究常常是割裂的, 缺少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考察童年家庭分离经历和成年后家庭责任承担之间逻辑联系的研究。虽然有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童年留守经历可能会导致成年后产生情感补偿动机,^③或者对迁移背景下的孝道观

^{*} **[作者简介]** 吴华安, 男, 四川仁寿人,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健康老龄化; 董一铮, 男, 重庆巫溪人, 重庆工商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健康老龄化。

① 段硕, 刘冲, 钱留杰.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基础教育的影响 [J]. 世界经济文汇, 2020, (3): 107-120; 刘红艳, 常芳, 岳爱, 等.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7, (2): 161-174 + 192.

② 张文娟. 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2, (3): 68-80.

③ 刘志军. 童年期留守经历的情感补偿与代际效应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5): 133-151.

念变化进行研究,^①但是有关该长期影响的实证检验还很少。因此本文以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全国性数据为基础,从父母早期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成年后代际赡养行为的影响入手,分析其作用机理。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拓展了研究视域,在生命历程的框架之下系统评估了早期家庭分离经历对个体成年后家庭责任担当的长期影响;二是识别了补偿效应的维度差异,从时间、经济与情感3个方面检验代际互动对早期经历敏感度的不同;三是揭示了内在逻辑路径,识别了孝道观念与作为非认知能力的心理资本在连接早期经历与成年行为中的调节机制,给认识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发展逻辑提供了微观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外出务工的概念界定

外出务工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向城市流动,一般保留农村户籍的一种乡城流动。这与我国特有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度背景有关,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解决人口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②与国际学术界研究的“跨国移民”相比,在中国的情形下外出务工在制度限制、迁移距离、文化差异、回流概率等各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③跨国移民研究更多地集中于跨国家庭责任、汇款流动、文化适应等问题上,国内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它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转型的影响。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界定,本文把父母外出务工定义为子女在童年时期,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因为非农工作而离开户籍所在地超过半年。^④另外,为了有效地识别出农村原生家庭背景,防止由于城镇父母出差或者异地工作而造成的混淆性影响,本文只选取农村户籍的成年子女作为样本。

(二) 代际赡养的概念界定

代际赡养是家庭的主要功能,也是孝道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研究演进,内涵也越发丰富起来。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在经济学的框架之下,把赡养看作是经济供养的延续,重视子女给父母物质上的回报。^⑤但是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家庭功能的转变,学者们发现赡养属于一种包含经济、时间、情感等多方面内容的社会行为。有学者在其经典的代际支持框架模型里明确提出过三维结构,^⑥这个划分也被国内学者普遍采用并加以拓展。经济支持属于物质层面的资源再分配,是子女履行孝道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强弱同子女自身的收入以及家庭的资源情况有着密切联系。^⑦时间投入,也叫生活照料,是指子女花费时间给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和陪伴,具有劳动性和情感性的双重属性,它的供给受到地理距离的明显影响。^⑧情感支持属于精神慰藉和心理互动范畴,它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独立而重要的作用,具备很强的不可替代性。^⑨本文将从这三者既互相联系又彼此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子女的代际赡养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① 肖志文,周彦青. 家庭的“断”与“牵”:迁移经历与孝道观念的变迁[J]. 社会学评论, 2024, (2): 24-43.

②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 人口研究, 2007, (1): 1-10.

③ Fan C C.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④ 石智雷,王赞. 流动的代际效应:外出务工对子女成年后生育的影响[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5, (1): 140-153.

⑤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⑥ Silverstein M, Gans D, Yang F M.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The role of norms and needs [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6, (8): 1068-1084.

⑦ Lee Y, Xiao Z. Children's support of aging parents: A reconsideration of filial piety in modern times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998, (2): 185-204.

⑧ 孙薇薇,赵一丹,郑一帆. 居住安排、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25, (5): 120-130.

⑨ Ye Z, Pan P L. Emotional support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its impact on elderly well-being [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1, (3): 345-354.

(三) 父母外出务工对代际赡养行为的影响机制

父母外出务工的经历对子女成年后赡养行为影响是经济、情感、观念等多种机制相互交织所导致的。首先,从经济角度来说,务工所引起的收入增长会使得子代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增强其成年后赡养父母的能力,这也是典型的交换理论中“代际回报”的一种体现方式^①。但是经济影响不是单向的,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会削弱子女因为经济依赖而产生的赡养义务感,但是在中国重视代际互惠的文化环境中,它的正向的“能力效应”将会占优势。其次,从情感建构的角度来看,有研究认为父母外出会导致家庭内部照料者在情感上的补偿,^② 依恋关系研究也表明早期的亲子分离会激发个体在以后的互动中去弥补情感上的缺失^③。根据依恋理论,早期亲子分离会造成子女在成年后增多与父母的交往,弥补成长期缺少的陪伴,即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补偿性赡养”^④。另外,在观念内化上,子女对于父母辛苦的体会和共情,通过社会学习所观察到的父母为家庭所付出的行动,都会加强子女的家庭责任感和孝道意识,这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自觉行为^⑤。这3个机制互相加强,一起指向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赡养行为有潜在的促进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童年时期经历父母外出务工,会提升子女成年后提供代际赡养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各个方面的赡养行为对于早期的家庭经历的敏感程度也存在系统性的差别。^⑥ 经济支持虽然受到能力的驱动,但是也受到子女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刚性制约,其供给更加客观;情感支持虽然可以通过现代通讯技术部分实现,但是其互动的深度和效果却不能像面对面交流那样好。时间投入是修复早期陪伴缺失最直接的“补偿性”手段,它所获得的供给更多地来自于子女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主观意愿。早期亲子分离所造成的,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子女在成年以后,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陪伴中去,以此来表现孝敬父母、修补关系。因此时间投入比其他的赡养方式更易受到早期家庭经历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2:童年时期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成年后时间投入的影响比经济投入、情感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除此之外,上述主要机制的作用强度也会受个体心理特征的调节。根据相关研究提出,代际支持是稳定的、持久的,受孝道观念影响^⑦;也有研究表明,自身心态的不同会使得居民产生不同的赡养行为^⑧。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即孝道观念对童年留守经历和情感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假设4:心理资本对童年留守经历和时间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主题的综合性概率抽样调查。^⑨ 该调查系统得到了

①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arged ed.)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ox D, Rank M R. Inter-vivos transf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2, (2): 305-314.

② 陈京军,范兴华,程晓荣,等.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319-323.

③ 同雪莉.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机制及社工干预模式研究[J].学术研究,2019,(4):64-71.

④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⑤ 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77.

⑥ 韦宏耀,钟涨宝.代际交换、孝道文化与结构制约:子女赡养行为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44-155+166.

⑦ 袁佳黎,刘飞,张文宏.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变迁:2006—2017[J].中国青年研究,2022,(1):93-103.

⑧ 高和荣,张娜.孝因群分:阶层地位与赡养行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176-185.

⑨ 孙妍,吴琼,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设计理念及数据运用问题[J].调研世界,2024,(1):4-14.

家庭成员流动生命历程信息和详细的多维度代际支持数据,可以为考察早期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成年后代际赡养行为的影响提供必要的支持。

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筛选处理。按照石智雷、王赞的做法只选取户籍为农村的成年子女样本^①,有利于有效地识别出父母的农村户籍情况,从而更科学地分析外出务工这一行为对子女成长的影响,避免由于城镇父母出差等异地工作的混淆性偏差。第二,为了保证研究对象有赡养能力、有赡养需求,排除年龄小于18岁的子女,要求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年龄达到60岁,这和张驰等在研究赡养行为时的样本处理逻辑一致^②。第三,剔除掉那些由于经济投入、时间投入、情感投入以及核心自变量存在缺失或者不适用而不能被纳入分析范围的样本。第四,为了充分利用数据信息并避免选择性偏误,在本次研究中保留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年子女样本,在后续回归分析中使用家庭层面的聚类标准误来解决同一个家庭内多个子女观测值不独立的问题。经过以上筛选,得到有效样本量为996个观测值,男性样本569个、女性样本427个,为后面实证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二) 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代际赡养行为,从经济、时间和情感3个方面来综合衡量。经济投入属于一个有序分类变量,它表示子女对父母中任一方给予经济支持的程度,从没有提供到2000元以上共分六级。时间投入也是一组有序分类变量,根据子女、父母见面次数来分组,体现子女日常照顾、陪伴程度。情感投入维度以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联系频率为指标。按照CFPS调查中“过去6个月与父母联系频率”这一条目的整理结果来建立一个有序的等级序列,数值越大说明情感维系越频繁,用以表现子女与父母日常沟通的整体情感维系状况。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外出务工,根据CFPS问卷中子女对父母工作地点的问题进行识别,剔除不适用或者不知道的回答之后,把父母工作地点仍然在原生村/居的情况编码为0,表示没有外出务工;把父母工作地点在原生村/居以外的其他乡镇、县、市、省或者境外地区的编码为1,表示父母已经外出务工。该编码方法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农村户籍家庭父母的流动情况,给分析父母外出务工对成年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指标。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选择并控制了个体、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男性记为1;女性记为0;当前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用2022年个人问卷的自评健康来衡量);工作满意度;对父母信任程度。家庭特征选择家庭年纯收入。为了克服数据偏态和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家庭年纯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社会特征有本地看病点医疗水平(用2022年个人问卷中对“看病点医疗水平”的评价来衡量)和被访者是否领取退休养老金(已领取赋值为1,未领取赋值为0)。加入这些变量后,就排除了个体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环境等对代际赡养行为造成的影响。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本文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数据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父母外出务工”的均值为0.709,即有约70.88%的农村子女童年时期曾遇到过父母的外出务工,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背景相吻合。从代际赡养角度看,时间、经济和情感投入的均值分别为3.168、2.187和4.208,3个量表的方差都比较大,说明成年子女代际赡养行为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以及行为分化。就数值分布而言,情感投入的均值水平最高,说明目前社会转型期精神慰藉已经成为农村代际互动的主要内容。另外控制变量的分布情况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各个主要指标没有出现极端的异常值,说明样本数据分布比较均匀,可以满足后面实证分析的要求。

① 石智雷,王赞.流动的代际效应:外出务工对子女成年后生育的影响[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5,(1):140-153.

② 张驰,向晶,施海波,等.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9,(6):91-108.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N=996)

变量名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时间投入	996	3.167 671	2.149 442	0	6
经济投入	996	2.186 747	1.092 351	1	5
情感投入	996	4.207 831	1.512 421	0	6
外出务工	996	0.708 835 3	0.454 527 5	0	1
性别	996	0.571 285 1	0.495 141	0	1
当前婚姻状况	996	1.866 466	0.686 729 9	1	5
全部家庭纯收入	996	11.578 02	0.658 911 8	9.546 813	15.424 95
看病点医疗水平	996	2.327 309	0.891 781 1	0	5
是否领取退休养老金	996	0.251 004	0.433 808 7	0	1
健康状况	996	3.442 771	1.005 381	0	5
工作满意度	996	3.724 9	0.858 081 6	1	5
对父母的信任度	996	8.564 257	0.966 206 7	1	9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有序 logit 模型分别研究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成年后代际赡养 3 个方面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各个回归模型的结果说明,父母早期外出务工经历对于成年子女时间投入、经济投入、情感投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研究假设 1 成立。说明早期家庭分离的经历到了成年期变成了积极的“补偿效应”,加强了子女代际回馈的意愿和行为。就影响程度而言,外出务工对于时间投入的影响系数(0.459)比经济投入(0.258)和情感投入(0.0383)都要大,因此研究假设 2 成立。系数维度的差别体现出了不同的赡养行为对于早期经历的敏感程度存在着系统性的不同,比起物质支援和远程交流来说,物理空间上的陪伴以及日常生活照顾成为成年子女弥补早期亲密关系缺失最直接、最首要的补偿途径。

因此,基准回归结果基本支持了父母早期务工对子女代际赡养行为有“补偿效应”的结论。由于估计结果会受到模型设定偏误或者遗漏变量的干扰,因此本文在后面会用到更多的控制变量和不同的回归模型来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而保证结论的可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这种影响在性别和制度情境下表现出的异质性进行分析,还会进一步探究它内在的作用机理。

表2 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代际赡养行为的影响

变量名称	(1) 时间投入	(2) 经济投入	(3) 情感投入
外出务工	0.459 *** (0.126)	0.258 ** (0.130)	0.0383 ** (0.0176)
性别	0.227 ** (0.114)	0.823 *** (0.122)	-0.031 2 * (0.016 4)
当前婚姻状况	0.223 *** (0.082 3)	-0.160 * (0.087 4)	-0.013 3 (0.011 7)
全部家庭纯收入	-0.096 7 (0.087 9)	0.326 *** (0.090 5)	-0.003 25 (0.012 3)
看病点医疗水平	0.101 (0.065 5)	-0.143 ** (0.066 4)	-0.011 6 (0.009 16)
是否领取退休养老金	0.516 *** (0.133)	-0.126 (0.135)	-0.032 2 * (0.018 6)
健康状况	0.049 6 (0.058 1)	0.159 *** (0.060 2)	-0.012 0 (0.008 27)

表 2 (续)

变量名称	(1) 时间投入	(2) 经济投入	(3) 情感投入
工作满意度	-0.004 31 (0.069 1)	-0.046 9 (0.072 0)	0.012 4 (0.009 78)
对父母的信任度	0.096 4 * (0.057 6)	0.109 * (0.063 2)	0.027 9 *** (0.008 44)
Constant			0.775 *** (0.157)
Observations	996	996	996
R-squared			0.028

(二) 稳健性检验

1. 增加控制变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在原来的模型基础上加入“对自己未来信心”的变量来控制受访者主观预期的不同。从表 3 中可知，在加入该变量之后，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于时间投入、经济投入、情感投入这 3 个方面的影响方向以及显著性都没有发生改变，说明基准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2. 更换回归模型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都是有序多分类变量，基准回归使用序数 Logit 模型（Ologit）进行估计。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 Ologit 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从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更换模型之后，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于时间投入、经济投入、情感投入 3 个方面的影响方向以及显著性与基准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增加控制变量			(2) 更换回归模型		
	时间投入	经济投入	情感投入	时间投入	经济投入	情感投入
外出务工	0.468 *** (0.126)	0.259 ** (0.130)	0.221 * (0.127)	0.541 *** (0.148)	0.123 * (0.073 4)	0.208 ** (0.1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1.867 1.317	-0.671 0.655	2.262 ** 0.935
Observations	996	996	996	996	996	996

(三) 异质性分析

1. 性别

本文参考乌静、范猛的观点，^① 子女性别会影响子女的赡养行为。因此本文通过性别异质性分析，得到童年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代际支持的显著性别异质性。该经历对于男性的时间投入、女性的经济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和时间这两个方面，它同传统的代际支持文献存在着差别。已有主流研究认为女性在代际支持中更多地担负起情感、生活照护的责任，而男性更多的是经济供给的角色。^② 但是本文的结果表明，经历过童年亲子分离的农村群体打破了传统的分工，成年男性的时间投入

① 乌静. 性别分工与代际支持：家庭关系对新父职实践的形塑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135-143；范猛，戴金平. 老龄化与家庭金融脆弱性——数字金融赋能下的应对路径研究 [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11）：63-79.

② 张航空. 儿子、女儿与代际支持 [J]. 人口与发展，2012，（5）：17-25；陈佳. 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的子女性别差异——社会养老资源的调节作用 [J]. 西北人口，2021，（6）：99-112.

响应更加明显,女性的经济支持意愿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婚后居住安排、地理距离上受到更多的限制,直接照顾父母的机会很少,因此更倾向于用经济支持的方式来承担赡养责任;另一方面是男性传统上承担了更多的与父母近距离照料有关的责任,早期的留守经历和分离逆境可能改变了成年男性对于家庭陪伴责任的认知方式,使他们产生了更强的回归家庭照料的补偿动机,在时间上也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变化。这就说明了早期劳动力流动所造成的家庭资源再分配的影响是长久的,并且还会对成年男性对于父代陪伴责任以及反哺价值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表4 性别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时间投入	时间投入	经济投入	经济投入	情感投入	情感投入
外出务工	0.246 (0.194)	0.614 *** (0.168)	0.469 ** (0.207)	0.094 5 (0.169)	0.293 (0.197)	0.138 (0.1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427	569	427	569	427	569

2. 是否领取退休养老金

父母的经济状况属于影响代际支持行为的关键方面。正如郭玮等所发现的那样,养老金领取会减少老年父母对子女的经济依赖,从而影响到子女的赡养预期和行为^①。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童年时期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会否受到父母目前是否领取养老金的影响。

如表5所示,在父母没有领取养老金的子女当中,童年外出务工的经历会使得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情感投入都会有所增加,影响系数分别为正向的影响,0.478 ***、0.396 ***、0.241 *。该结果说明代际支持行为受到父母经济独立程度的影响很大。当父母没有养老金保障的时候,他们的晚年生活会遇到很大的经济压力,这样的现实需求加强了子女对父母早年辛勤劳作的回报责任感,把潜在的代际回馈动机转变为实际的赡养行为。相反,父母有稳定的养老金收入的时候,制度性的保障部分地代替了家庭养老的经济作用,减少了父母对子女的依赖。这时虽然童年经历仍然会对子女的心理认知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没有现实需求的驱使,其在赡养行为上的差别就不那么明显了。早期家庭经验对成年行为的影响一直被当下的家庭资源禀赋所调节。

表5 是否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未领取退休养老金	已领取退休养老金	未领取退休养老金	已领取退休养老金	未领取退休养老金	已领取退休养老金
	时间投入	时间投入	经济投入	经济投入	情感投入	情感投入
外出务工	0.478 *** (0.145)	0.415 (0.255)	0.396 *** (0.151)	-0.135 (0.260)	0.241 * (0.146)	0.143 (0.25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250	746	250	746	250	746

(四) 机制分析

1. 孝道观念

本文进一步研究童年经历对代际支持的影响,用孝道观念来调节。从表6(3)列结果可以得知,童年留守经历和孝道观念交互项的系数是0.197 ($p < 0.01$),也就是说孝道观念会对童年留守经历和情感投入间的影响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可见,孝道观念很好地缓解和调节了童年留守给代际情感疏

① 郭玮,任子悦,闫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J].财政监督,2025,(19):80-91.

离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孝道属于一种内化了的家庭道德规范，从而促使子女把因为早期分离而产生的“补偿动机”有效地转变为显性的代际支持行为。对于孝道观念较强的个体来说，补偿心理更多地会表现为对情感上的关心，进而对早期的分离产生情感上的修正，研究假设 3 得到验证。

表 6 机制分析：调节效应（孝道观念）

变量名称	(1) 时间投入	(2) 经济投入	(3) 情感投入
外出务工	-0.408 (0.483)	0.945 * (0.499)	-1.507 *** (0.490)
外出务工 × 孝道观念	0.099 1 * (0.053 3)	-0.078 4 (0.055 0)	0.197 *** (0.054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996	996	996

2. 心理资本

本文还对心理资本这一非认知能力在童年经历和成年时间投入之间起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表 7 第 (1) 列结果可知，童年留守经历与心理资本交互项的系数为 0.146 ($p < 0.01$)，说明心理资本对童年留守经历与时间投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值得指出的是，这和传统的留守儿童研究中，更多地把留守儿童看作是心理资本的“缓冲器”，也就是“防御性视角”不同。现有的主流研究大多把心理资本当作一种保护性中介，主要用来证明它怎样减轻家庭累积风险给留守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适应指标带来的负面影响。^① 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把心理资本的作用从短期的心理保护扩大到了长期的行为反哺。探究其潜在的原因，对曾经经历童年亲子分离的农村人群来说，心理资本（乐观、韧性、自我效能感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助力个体对早期的留守逆境产生积极的生命经验重构。较高的心理资本水平可以提高个体对于早期分离的应对能力，进而促进时间投入行为。因此，随着心理资本的提高，童年留守经历对时间投入的积极效应会变强，支持了研究假设 4。

表 7 机制分析：调节效应（心理资本）

变量名称	(1) 时间投入	(2) 经济投入	(3) 情感投入
外出务工	-0.627 * (0.326)	-0.026 5 (0.338)	0.431 (0.337)
外出务工 × 心理资本	0.146 *** (0.040 4)	0.037 8 (0.041 3)	-0.028 4 (0.041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996	996	996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22 年中国的家庭追踪调查（CFPS）为样本，用实证的方法检验父母早期外出务工的经历对于子女成年后代际赡养行为的影响以及影响途径。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经历会提高子女成年后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情感投入，这个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就影响维度而言，时间投入的补偿

① 范兴华，卢璇，陈锋菊．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资本的结构与影响：质性研究 [J]．湖南社会科学，2016，(4)：67-70；熊俊梅，海曼，黄飞，等．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资本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 [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1)：94-102.

效应最好,经济投入次之,情感投入相对较弱。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存在性别和制度情境的差异,男性的时间投入被显著提高,女性的经济投入也被显著提高,且只有在父母没有领取退休养老金的群体中才显著。从机制上看,传统孝道观念、心理资本等各方面都对情感、时间两个方面起正向调节作用,在早期分离时起到修复作用。

根据以上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改善转型期家庭功能稳定、代际关系和谐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完善制度环境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由于家庭成员的分离而造成的损失以及赡养负担。第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市民化成效挂钩的机制,全面落实以常住地登记户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入学、医疗医保、住房保障等各方面的政策上给予流动家庭以优惠,从根本上减少非自愿性代际分离。第二,由于养老金制度对于代际支持的较大影响,应该不断改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升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保障程度,依靠制度性保障来减轻子代因为补偿动机而产生的过重赡养负担。

其次,创建多元的社会支持、家庭赋能体系来加强代际关系的内在韧性。第一,社区、社会组织应该给予不同的服务,即给有经济赡养意愿的流动女性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给返乡探亲的子女提供时间和便利上的保障。第二,发挥非认知能力与价值观的调节作用,把心理健康教育和积极心理资本建设融入到青少年成长项目当中,促使个体积累起乐观、韧性等心理资产,从而积极重构早期生命经验。第三,依靠基层平台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用数字化手段推进跨空间亲子互动,改善家庭成员在流动环境下维持亲情、应对分离的能力,为代际关系的良性循环打下微观基础。

The Impact of Parental Out-migration Experience on Adult Childre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Behavior

WU Huaan¹, DONG Yizhe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100, China;

2.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 Chongqing Twin-city Economic Circl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100,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arly family migration on the elderly support behaviors of rural offspring i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changes in rural family functions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parental out-migration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on their adul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behavi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arental out-migration experience enables adult children to provide compensatory support for their parents in terms of time, finance, and emotion in adulthood, with the most prominent compensatory effect observed in time investment. Mechanistically, 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exert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s on both emotional and time support dimens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rural Chinese families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early separation experiences shape individuals' family behaviors by molding their values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Key words: parental out-migrati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compensation effect; rural families

(责任编辑:阮明阳)